

流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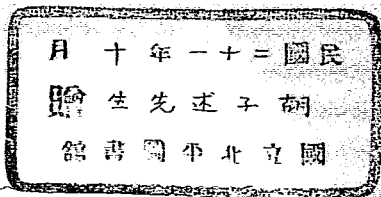
夷白著

1932

8480

127

848
127



流 水

自 序

去年秋天，友人鍾君對我說：『你總丟不了那枝筆兒！』

到今夏，零碎的篇兒，也集了不少，堆在書叢中，京白來又把牠翻了出來，看了一遍他說：『就把流水這篇當作題目，可以付印了吧？』經他這樣的督促，這小冊子便誕生了。

在這小冊之中，有我無限的悲哀，也有我微微的笑容。若有人讀到時，或者也可微微的一笑麼？

太戈爾(R. Tagore)在他的(Str. y-Bsrdy) 中說：「藝術家是自然的情人，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隸，也是自然的主人。」雪萊(P. B. Shelley) 在他的(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) 中說，『哦，世界！人生！時間！』怎敢妄稱，而常常受自然的誘惑及生命的顛簸，使這幾句話永久印在心裏。

九月七日晚



3 0526 6876 5

1 —

20767

流 水

獻詞

叢叢禾苗碧田畦，
綠蔭深處幾人家？
陽光織成了錦浪；
錦浪覆蓋着大地。

笠兒戴着，
鋤兒持兒，
夫唱婦隨，
何等快樂！

深山裏虎豹兒多，
大海中蛇蝎如鯨，
可口的是血，
芬香的是肉。

流 水

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
口裏還有些兒音響：
歌的什麼？唱的什麼？
血肉模糊聽不了亮。

隔窗對着斜日，
斜日離山一竿
試思我去家呢，
能否用竿一量。

萬水千山——
隔不住這一顆心，
千刀萬刮——
剝不完那些皮囊。

八月二十三

平漢車上

流 水

目 錄

流水	1
蘆荻	2
播種者	5
豆莢	6
新月	7
絲	8
女媧	10
投筆從戎	13
悼志摩	22
爲畢業者獻詞	23
致友人	24
答友	26
賣花女	27
明知	30
兒童	31

流 水

刹那	33
蒲酒	36
回憶	38
祭母(一)	39
(二)	41
(三)	44
(四)	46
殘月	48
追盧騷	50
蟋蟀	52
往田間去	54
夢	59
別江南	61
古城	63
風	63
掙扎	64
海邊	67

流 水

一樣都是流水，
怎的流到都市——
 污臭；
 渾濁，
 那堪聞，
更那堪賞！

一樣都是流水，
怎的流到山谷——

流 水

清明；
潔淨，
完成自然的圖畫，
陶醉人們的心理

呵，是了！
她的本身——
原是清潔；
那有污渾
不過受環境的薰染罷了。

蘆荻

蘆荻，
夜裏的風兒，
奪去了你們的朝露，
微波緩緩的動着，
燕子飛來飛去，

流 水

烏鴉也在水面翱翔。

水中的朝陽，
閃爍刺目
烟霧籠着樹身
蒼茫何際！

空中叫着的——
是黃鸝？
是杜鵑？
我們也是同伴麼？

鷗鷺互語
時而沉沒了影，
時而半身外露。

柳蔭下，

流 水

對波微吟，
深遠的天空，
溫暖的日光，
蔚藍的水中。

浪花上，
小舟爭渡
舟上幾個人兒？
幾些枯枝？

春幾時歸去？
問桃李無言，
可憐微小的人呵！
怎樣渡過這枝春光？

海波呵！
和你暫別了，

流 水

因我昨夜未曾睡·

播種者

播種者呵！

畢生的汗滴，

所換來的

可曾獨享了麼？

豆莢

束束的豆莢，墜在濃蔭中，

隱隱的市聲

繞在牆外邊·

我的朋友！

我原不饒，

只是不忍多言，

不忍輕笑·

流 水

喋喋的雄辯；
滔滔的長談，
問事實却相差太遠。

笑中的利刃
語內的聖藥
我的朋友，
你能分別麼？

度量呵！
權衡呵！
可憐微弱的人——
終生在你們的宇宙中！

人生——
是一滴朝露，

流 水

不必傷心；
更不必歡唱，
軟——硬
終是要化灰燼的。

束束的豆莢，
墜在繁枝上，
遼闊的牆外，
却不聞人聲。

新月

一灣新月，
幾時掛西天？
夜夜等你在此間，
只恨不得見。

慈和的眼兒，

流 水

照着人間；
繁雜的星兒，
幾許隱現。

何時始能圓？
何時玉樹栽？
清涼，
可能容我逐着兔兒顛？

今夜相見淺；
此後漸漸添，
增，添。
可能永久不缺殘？

絲

絲呵！
蠶的辛苦可曾知曉麼？

流 水

一次一次的絕食；
一番一番的復活。

『何用問呢！

勞苦的工作是爲着創造我們；
縷縷的織砌是爲着他的將來，』

不情的，是那縲絲的人兒，
拆毀宮闕，
弄成篤逼，
雜上樣樣的花兒，
染上種種的色兒；
人們是覺得有趣了，
然而真面也從此消逝了！

入之則易，
去之則難，

流 水

羨慕罷！
歎息罷！
怎能助教收回呀！

女媧

陽光照着大地，
薄霧瀰漫空間，
濃香在樹，
飛鳥無聲，
只這般的沉默着麼？

沉默裏似乎有個女神降臨，
眉清，
目秀，
闔袖飄飄地，
雲髮高聳着。

流 水

溫柔的龐兒，
滿帶着憂鬱；
輕輕的步趾，
欲舉又躊躇。

『青年人呵！
量你怎能認得我，
告訴你罷，
我是女媧大帝呵！』

『古代的天空，
你曾煉石補過；
如今的大地呵！
可有煉就的石麼？』

『如今的大地呵！
人已奄奄殆盡；

流 水

城市，村方，平原，深山，淵藪，
插遍着禽獸的影兒·

辛辛苦苦的農民呵！
你們終生背着陽光；
汗珠兒的結晶呵！
飽餐了毛皮的腹囊·

勞碌碌的工民呵！
你們是終生肉着鐵木；
點點的血珠兒呵！
收藏在鈎嘴的眉宇裏·

滔滔的洪水呵！
那大禹也能引入江海；
山澤的奇怪呵！
那伯益也能化爲灰燼·

流 水

况我也曾補過那虛無的太空
這整塊的地球總還容易輔湊；
我若不積極從事，
奈農工者何。

物極必反，
月滿則虧，
時機已到了，
時機不可錯。

別了，青年人，
天河我去也！』
飄渺無踪
只聽山下一陣噪雜聲。

投筆從戎

流 水

人物——班超 一年二四歲

班昭 一年二〇歲

佈景——赤地千里，間有枯枝數根，遠處村方三五，盡成空曠牆壁，東行有小徑與班母之墓地通，碑題「班母之墓」，墓樹砍盡

班昭荷竹籃，內有紙張，並執殘枝，超旌裝佩劍，持笛一枝，從小徑登場。

班超（指點）

妹妹，你看正午時分，那幾個村房，怎麼不見冒起青煙呢？

昭

噫！水深火熱，膚無完肌，不見淨土，已有十年了！黃河流域一帶，人民苦着荒災，土裏埋下種子，偏不落雨培養，欲得不洒種子，雨又濕了地皮，以農為生的勞苦者，地無所出則束手，不像江南有豐富的支流，隨處藉可灌溉，他們生命的源泉久已斷絕，室中怎能不成為

流 水

空曠的牆壁呢！

超

長江不是去年也生了亘古未有的奇災嗎？田禾淹沒，房屋傾頽，魚蝦在牀下遊戲，人民漂於溝壑，萬有都捲在水的漩渦裏，一剎那頃，生物離了所在，倉卒之間，成了汪洋澤國，我記得墓旁的松柏，以前十分蔥蘢，如今怎麼連一個也不見呢？

昭

墓旁的松枝，只供一些盜賊的收成；墓中的枯骨，只供一些盜賊的炸煉，去而不返的，是我們最親愛的慈母，目前所剩的，却是些斃害良民的盜賊，盜賊呀！盜賊呀！你們怎這樣的忍心呀！

昭

噲，你還帶來那個笛子！

班超

流 水

許久不曾弄牠，今天兄妹分離，想在母親的墓
前做一做呢！

昭

倒也很好，我雖不會吹弄，却是十分的愛聽，

昭

夕陽將墜；晚霞燦爛，四無人聲，何等的淒寥
呀！

昭

你快弄着笛兒助我的淚詞罷！

晚霞來相照，
兄妹墓前掃；
永去不復返，
除會幽夢間！

薄祇有幾張？
灰化母墓旁，

流 水

紙灰殆燼時，
兄妹離今霄。

草寇相割劇，
強隣把我欺，
不願困筆硯，
效命疆場間。

疆場久寂寞，
敵語小視我，
『二十四小時，
滬濱在掌握！』

你取不抵抗，
我怕損毫芒；
仰人真無賴，
東壁看又去！

流 水

扶從何說起，
已無一點骨！
空談是公理，
強權最有力。

我欲茹強權，
怎奈不振何！
害羣敗類兮，
肌肉滿是瘡！

超

妹妹，你雖一個女流；但你的氣概，怕在這男性之中，很難找尋呢。

昭

現在的青年們，無論男性女性，晝夜都在睡夢中，任憑惡魔怎樣的苦糾，全不放一些兒氣

流 水

息，手執着盜兒，神却在打盹，走到衣架前，也是打盹，行路……一切都在打盹，若能喚醒他們，便將自己的心血熬乾，也算國民的一份子了！

超

你請再唱下去罷！

昭

遍地是火光，
遍地是暴骨，
阿儂兄與妹，
作別夕陽中。

流不盡兮淚，
難期兮再會，
音念弱深閨，
傳音可是誰？

流 水

妹妹，你怎這麼傷痛呀？

(唱而不答)

陽光時復至，

人面在何處？

復來復又去，

腰間跨寶刀。

超

妹妹，夜深了，你請回去吧！

昭

妹願化鋒芒，

閃爍刺兄腔，

甚麼是家園？

甚麼是個我？

超

妹妹，你這樣傷痛，使我的淚滔滔不絕的也流

流 水

個不止，

昭

我也別悲傷，你也別流淚罷；我們的淚，切沒
洒向此時，你明朝途中，如遇那些賣兒鬻女
的，替我多多洒些，還有那酷害良民的惡魔，
替我多揮一揮寶刀，好在你的志向堅決，不愁
強奴沒有掃除的一日，蒼生沒有安靜的一日
了，我再唱歌兒來饒別罷。

去罷！我的兄！
鮮紅的血液，
染遍了中華！
潔白的淚珠，
洗遍了中華！
去罷！我的兄！

悼志摩

萬痕千傷的一幅畫兒，
疲舊不堪的一幅畫兒；
 你修補的辛苦之功，
已深深的入了鑑賞者的目中。

日昏昏兮春潮波，
月朦朧兮夜雨落；
 波，落，
拖着遠遠的跑；
 明，黯，
蒸氣繚繞空間。

深夜裏，
角街上，
都放着微光，
 引着那黑樸的人。

流 水

自然養了你；
自然收你去；
只一刹那頃
我們便成了天上人間！

爲畢業者獻詞

荒涼的遺跡中，
森嚴的技園裏，
艱辛的栽培之功，
今日就算告成麼？！

親愛，
虔誠，
學海中的遨遊
決勝的雄心，
誰肯讓步麼？

流 水

在化驗室，
在休養室，
推着所負的使命
努力着向前進往
怯弱者遺在道旁！

別了，
情有不忍，
喧聲裏，
〔到民間去罷！〕

致友人

誰個曾說大地是酷冷？
誰個曾說人類是無情？
深閨幽境，
何曾去追蹤，

流 水

月兒幾時淡過呢？
讓他們瞎子推罷
有些兩目煌煌，
可惜光霧把他們盲。

不肌，
不渴，
盛筵也難坐；
要尋誠誠實實的，
自己先得誠誠實實的。

朋友，
只這幾張碎紙，
幾點薄墨，
都深深的受了你的贈與，
願我們在上帝之前

流 水

永遠作純潔的好友，

答友

鬧嚷嚷的元霄；
靜寂寂的落院，
 只小的盃兒，
 淡的酒兒，
對着爐煙送去了！

痛快的證筵，
裡誠的苦訴，
 自驕，
 自奢，
棄了些無聊兒。

城牆枯柴堆？
雪花朔風吹：

流 水

上

下

羨慕着你的不怕！

春兒來了！

良朋去了！

去時記否我的不悅？

憶兮

請你原諒着

賣花女

寒氣襲人，

曉色啓戶，

床上的我依舊是躺着。

『賣花呀！賣花呀！』我猛然的驚起了。

髮兒亂蓬蓬，

衣兒儘遮羞，

流 水

夢中喚醒家童：
囑他梳洗暫不，
先開門兒看是什麼聲！

塔前草青青，
窗戶一片平，
那兒的是一個塵面破衣的女郎！
『來呀！來呀！』家童代我喚她，
這朶海邊生，
這朶山裏長，
鮮艷總比近處強：
香氣也是濃而長，
恐怕你的瓶裏還未插過這樣的一把！
家童已去
只我伴着她，
恍惚裏拿了幾把；
價兒倒還巧，

流 水

一對久空的瓶子，
而今呀，有了寄託！
水泡濤的湧上，
噴出一股臭味，
細看原是牠的身兒所有。

自己解釋着，
是有意抹的麼？
但舊的侶伴，
如何容得你！
欲擲又停留，
隔窗沐着陽光，
不情風雨那得？
離奇何曾見，
姿謝在目前！
我
我只忘了一句話。

流 水

明知

我明知樹上殘枝——
是因果兒而折的；
攀摘的工作，
不自禁的加倍的進行着。

我明知一切嗜好——
是有損於人的；
熱愛的程度，
不自禁的加倍的進行着。

我明知浪遊漫思——
是摧毀前途的；
因循的慣性，
不自禁的加倍的進行着。

流 水

我明知俗論妄謬——
是不足爲憑的；
信仰的誠心，
不自禁的加倍的進行着。

這些都是明知，
上帝呵！
我要至誠的拜禱在你的台前：
與其增一番以表富豐；
何如減一番以示純潔！

兒童

場上的兒童，
三三五五；
鬧嚷嚷，
笑嘻嘻，
玩着球兒，

流 水

指着東西。

有的草上坐，
有的樹下立，
有的井邊遊；
斜了笠兒，
拋了書兒，

戰事開，
爭相跑，
拍手，
唱凱歌。

告終了，
各取物，
一團團的走出，
場上只留着孤寂的我。

流 水

刹那

白楊飄飄，

雷聲隆隆？

小小的草兒

有說不盡的碧綠，

黯黯的雪兒

像箭一般的飛騰；

美麗的陽光呵！

蔚藍的太空呵！

清亮的四山呵！

何處去尋，

一刹那頃，

叮， 叮叮，

愈滴愈緊，

松也是柏；

柏也是松，

流 水

眼前只一片白色，
忽然而止，
陽光從雪隙裏微笑說：
對不住得很！
嫩綠的果兒
可有傷痕麼？
殘紅的蕊兒
可曾打盡麼？
破黃的芽兒
可曾淹被麼？
我也微笑了，
剛纔的你，
怎似如今濕存，
只多些碧綠，
添些零露，
染些薄濕，

流 水

我的朋友，
「人生」，
不就是一個夢麼？
不就是一個景像模糊的夢麼？
玲瓏的盃，
濃的酒漿；
濃的酒漿，
創造者所釀，
飲， 飲飲，
烈味兒刺入了你的骨芒；
有的對盃搖頭，
有的執盃打盹。
似飲非飲，
似睡非睡，
一剎那頃，
松也是柏；
柏也是松，

流 水

一片荒涼！
向誰去訴，
誰肯解答。

蒲酒

杯杯蒲酒，
束束彩繩，
桌筵上，
笑聲裏，
祖母又述往蹟了！

『孩子們！
何曾苦過？
我兩鬢蒼蒼，
看不見你們，
那時只好任便！』
一聲一杯的奉頌了！

流 水

後院榴花繁，
小樹是我栽，
弟弟佩青朶，
妹妹簪紅花，
左偕右倚看嫩芽。

如今呵！
是山陰？
是江北？
天邊？
地上？
怎不流淚！
怎不傷心！
人非鐵石；
鐵石人兒，
也要傷悲！

流 水

(端陽節的前一日)

回憶

記得我年纔十二了，
故枝織遍了匪的旗兒，
零落之後，
同父親奔在寂寥無人的荒谷中，

天在雨雪；
雪飄在身上，
又凝成冰，
透明的衣兒，刺面的冷風！

沉澀小坡，
我很容易地上來了，
父親却在後邊說：
『孩子，來罷！』

流 水

吊我一吊!』
幾家村莊，
藉以暫休征途的疲乏!
村人向父親說：
『客人，
孩子餓嗎?!』

祭母(一)

不平的岩石
 當作靈台，
零亂的書兒
 作為祭品，
母親呵!
你怎忍拋棄了你孤苦的孩兒!

天河有神兮我要問，
降生惡魔兮害良民？

流 水

西方月墜兮我的園！

北漠致祭兮你的兒！

母親呵！

你怎忍拋棄了你孤苦的孩兒！

候遠音兮心兒亂；

遠音傳來兮似油煎；

若狂似顛兮淚洒洒！

似真非真兮神昏昏，

母親呵！

你怎忍拋棄了你孤苦的孩兒！

田間棒盤兮兒與孫，

擲盃望苗兮忙和碌！

深夜不眠兮機下念，

消息入耳兮心不安，

母親呵！

流 水

你怎忍拋棄了你孤苦的孩兒！

食雖淡兮水雖薄，
兒在懷兮女在抱；
冷又固兮口中倒，
語且食兮從頭數，

母親呵！

你怎忍拋棄了你孤苦的孩兒！

別有幾時兮天上人間！

漂遊無定兮江陰山北！

朝陽明台兮淚！淚！

終身含恨兮心！心！

母親呵！

你怎忍拋棄了你孤苦的孩兒！

(二)

流 水

母病不得知！
母墓不能掃！
只一束殘紙，
幾行熱淚，
母親呵！
祝你返天家！
祝你離苦海！

姐弟均成年，
姐弟均有家；
兒父雖衰老，
累可逐日少，
母親呵！
祝你返天家！
祝你離苦海！

補橋橋覆身，

流 水

礮石石穿眼；
重臨輪迴盤，
已在優境嵌
母親呵！
祝你返天家！
祝你離苦海！

祖父早去兮，
祖母壁未乾，
他們等你兮，
『我的婆兒來！』
母親呵！
祝你返天家！
祝你離苦海！

兒未在牀兮，
兒未聽別言；

流 水

幽夢能會兮，
請你來指點。
母親呵！
祝你返天家！
祝你離苦海！

天災流行兮，
死屍遍田野！
食雖淡薄兮，
減盃救隣舍，
母親呵！
祝你返天家！
祝你離苦海！

(三)

凝神靜慮，
市聲隱隱，

流 水

自己勸自己——
不要沉在深井裏！

月一灣，
星點點，
自己壯自己——
不要吊在淚坑裏！

燈芒閃閃，
語聲諾諾，
自己慰自己——
真假未可必！

庭深，
樹靜，
自己勉自己——
肝腸寸斷何益於母親？

流 水

(四)

天色這般的憂鬱着，
鳥兒悽悽的向我說：
『這是我點點的淚花，
爲着我失蹤無影的兒呵！』

天色這般的憂鬱着，
魚兒幽幽的向我說：
『這是我點點的淚花，
爲着我「不告而眠」的母呵！』

上帝
山谷翠綠，
草木丹青，
燦爛的香艷的世界，
點綴着如花的人羣，

流 水

樂園呵！創造是你。

雨霏霏，
霜露零零，
寂靜的枯白的大地，
凍結着堅厚的冰塊，
苦牢呵！收斂也是你。

心兒憂憂，
太空冥冥，
只問你創造何慢兮
收斂何快？

撒樂於前兮

苦後何必？

一月一日晚，母親被難，當時猶罵不絕？乳部
受傷甚重，過後數日身亡，父親閱報，見日機
繞平津，只以此音催我歸家而我以隻身，又未

流 水

見平地怎樣，遂告父親不怕，怎能想到這裏！
怎能想到這裏！

父親也怕我得到這驚人的消息以後無人勸解，終日提哭吊淚，憂鬱成疾，年考將終，才得到這個消息，將歸未歸之間，飲食也嘗不來味，中夜常常驚起，子何補於母親！子何補於母親！

殘月

一輪殘缺的月兒，
和點點的明星，
絲絲的遊雲，
颯颯的夜風，
照着城上的殘雉，
城下的濃場；
隱現着一頂茅屋，
一團陰影，

流 水

一溪流水，
火花灸遍全體。
汗滴浸透衣衫，
執着輕快的棒兒
鞭着如飛的馬兒
然糟糠尙未驅盡
禾稂猶有些相混；
趁着月色，
趁着清涼，
只是簸揚之聲，
只是顫動之影，
我神聖的朋友——
你休不休息啣？

* * *

城上有的是閑屍，
有的是靈柩，
聲聲都帶死氣，

流 水

步步都要顛倒
月兒呀！
我在此虔誠的祈禱着：
請你決開江河之水，
 或調遣施瘟之神
讓那些神聖的朋友
辛苦的安靜的生活着。

追 盧 騷

繁雜不堪設想的市兒，
鮮艷不忍目觀的市兒，
 朝露般的人生！
何不隨時遊覽？
 乘輿折摘。

隱蔽，
 欺詐，

流 水

原是人類的祕藏，
而你所持的——
却是「十足的天真！」

辛苦的探誦，
優良的教育
淒涼的身世，
高尚的情感
不善酬應，
酷好清靜；
清靜裏擊曉鍾，
嚮，嚮，嚮，
音絃振動了，
你也流浮了！

郊外携手散步，
窗上共飲晚餐：

流 水

有的是——

半塊粗麪包，

幾粒小櫻桃，

一片牛奶餅，

半瓶葡萄漿，

助的是——

愛情，

信任，

親密，

與溫柔的靈魂，

讚美你的大靈兮你的奇勳，

倡道天賦人權兮返乎自然

催動法蘭西之民兮並美利加

開成自由平等之花兮香遍世間

蟋蟀

流 水

蟋蟀已在枝上振翅作聲，
空中又有燕子鼓力懸舞，
日墜，
西山的晚霞，

自然呵！
你是我的母親：
歡慰的寵兒
惹得我魂飛魄散；
含怒的臉兒
嚇得我心束情繫；
一時不哺你的乳兒，
便覺得飢餓百般，

看呵
惡森森的殘花，
枯骷髏的樵蜂；

流 水

早間風雨已洗去，
你們晚間來探密，

自然的母親呵！
那些死屍殘骨，
不值得一瞥，
不值得作嘔，
更不值得流淚，
伸開你的懷抱，
容我緊貼在你的胸前，
作你聖潔的寵兒，

往田間去

朝陽遲遲，
樹影搖搖，
我的心宮之門呵！
好像加上封條，

流 水

我的思想之神呵！
好像已經飄揚，
書在岩上，
筆在手中，
却只是依舊凝着空中！

隙蔭深處，
城牆片片，
塔下灣渠，
草色青青，
怎的這般鬆懈，
這般倦惰，
下有橫海，
上墜着閃爍不定的星芒，
書在岩上，
筆在手中，
却只是依舊凝着空中！

流 水

昨夜亭廊，
月色清亮
一絲兒風意都沒有，
照影濃濃，
薄袖臨風，
只是自己沉默
荷盤柳絮都無語，
徬徨，徬徨，
辜負了良宵，
書在砒上，
筆在手中，
却只是依舊凝着空中！

拾起枯枝，
鞭着柔絲，
沒一塊地兒是淨土，

流 水

怎敢這般悠悠；
總無藥石，
也得洒幾點熱淚
書在岩上，
筆在手中，
却只是依舊凝空中！

大地遼闊，
落花誰來惜這個！
天蒼蒼，
佛已登在寶台上，
慈惠交迫，
心兒碎斷，
形容憔悴，
書在岩上，
筆在手中，
却只是依舊凝着空中！

流 水

滔滔洪水，
收在江海內，
 自然偉大，
人力也能克服她，
如今呵，又是洪水時代！
沒個人來掘海，
 原野上，
辛辛苦苦的去播種！

有甚麼悽楚，
有甚麼可戀，
 充實着太陽的光，
 使宇宙不至於晦盲！
這便是你的任務，
這便是你的使命，
 原野上，

流 水

辛辛苦苦的去播種！

清音，
優唱，
一嚮蔽在我的耳旁，
做出些甚麼？
聽，不必顧問，
這世界上就是這麼樣！
原野上
辛辛苦苦的去播種！

夢

夢中我倆在家，
兒在一旁玩耍，
兒吊在簾圈裏了！
我用肘兒扶他。

流 水

豐滿的兩頰，
凝注的雙目，
似笑非笑，
欲語又留；
但她說的甚麼？
我忘都記了。

醒也
心兒顫動，
意兒亂駛，
朦朧的日光，
也是含愁麼？

惆悵，惆悵，
困慵，困慵，
怨他來信，
傷我身世！

流 水

別江南

『車兒到門前！』

相知一聲喚，

匆匆的別離了半年的亭園。

桂籬青青，

桃李謝艷，

速速的已到了黃浦的江岸。

是贈品，

是愛色，

一再的相頌一路的福音。

烟波舞，

聲聲噪，

悠悠的遠去江岸了。

流 水

水色碧，
霧色白，
朝陽落日一般都是美。

微影，
鷗語，
孤帆數帆雜在水天裏。

濤洶洶，
人渾渾，
相顧是黑水洋邊。

嬉戲，
靜臥，
爲的是消磨時間。

流 水

古城

城牆重臨，

已是一片碧！

極目，

逞懷，

水中的晚霞，

田間的鋤痕，

綠蔭深處的烟村；

山霧瀰漫，

天涯何際！

那兒是秦嶺？

那兒是華山？

那兒又是函谷關？

憶黃波苦渡，

此境何時再臨？

風

流 水

綠蔭裏，
石堦上，
 身邊——
幾家詩句，
 手中——
幾張碎紙，
 風吹書葉捲，
夾在紙中的紙兒都飛揚了！
 攀枝而下，
 拾起浮片，
微微的詛咒着這無味的風浪！

掙扎

寄一葉的扁舟於大海之中，
 不肯逐流，
 不肯隨波，
只得掙扎着向所尋覓的地方。

流 水

舟影搖搖，
又顧暴雨，
又慮惡風，
只得掙扎而掙扎着向所尋覓的地方。

水底深深，
萬千暗礁，
無數隱物，
只得掙扎更掙扎着向所尋覓的地方。

四無涯際
槳兒拋了，
舵兒棄了，
微微的洒了幾點熱淚，
拼着生命完他末一次的掙扎。

健康之神

唧唧的偶語，
怎能禁住我的思索，
祇因是她病了；
好像是我也病了。

健康之神呵！
你只是知曉溫飽者？
辛辛苦苦的人兒，
反要慢慢的疏遠；
甚至終別。

他說：
『親者近之，
疏者遠之，
非我薄厚不勻，
何如你們捨棄我！』

流 水

語聲不見了，
人也散了，
對着夕陽，
看他插稻。

海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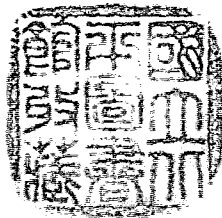
平緩的江水呵！
無數的小支投在你懷中，
無數的田原受着你灌溉，
靈活往來誰曾記得你的威顏，
而今呵！
域內的生物，田原竟成一片碧。

莊嚴的東嶽呵！
挾了千山萬峯，
遮去了海潮，

流 水

遮去了沙漠來的怒濤，
何時累過沙顆？
而今呵！
域內的生物，田疇竟成一抹圖。

海邊上小小的地兒，
開着一羣小小的花兒，
風雨呵！
鼓盪了他們的精神。
色超同類，
濃香撲人。



一九三三年九月 初版

(流水)

定價三角

著者 夷 白

發行者 各大書店

